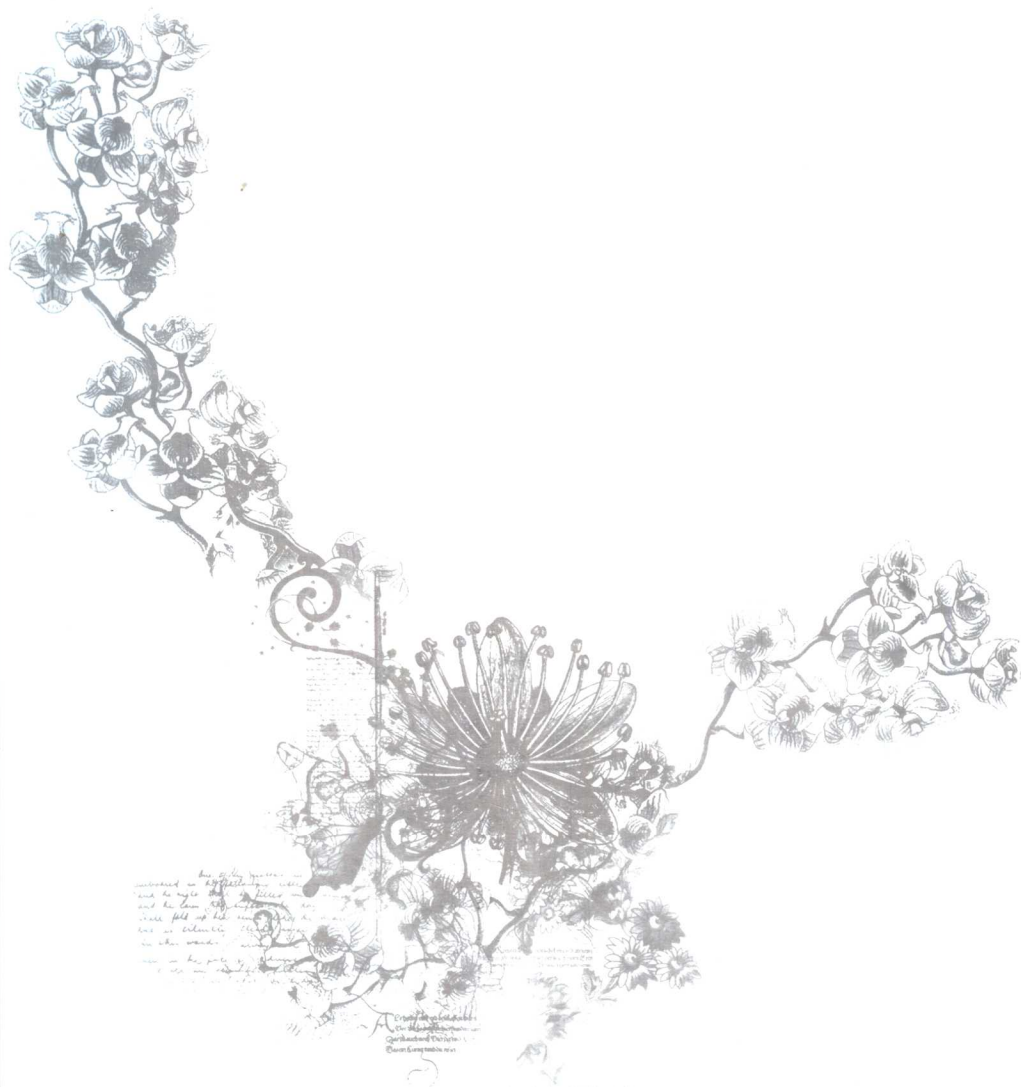




尘埃星球

Though the years and far away



落落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Through The Years And Far Away

尘埃星球

落落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尘埃星球 / 落落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10

ISBN 7-5354-3292-1/I · 1062

I. 尘…

II. 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4157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特别策划: 郭敬明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主 编: 安波舜

责任编辑: 苏姗姗

封面设计: hansey

媒体运营: 赵 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027-87679301

027-87679300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方成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0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 · · ·	001
第二章 · · · · ·	022
第三章 · · · · ·	048
第四章 · · · · ·	070
第五章 · · · · ·	091
第六章 · · · · ·	113
第七章 · · · · ·	135
第八章 · · · · ·	156
终 章 · · · · ·	181
后 记 · · · · ·	183

【一】

十六岁的夏圣轩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正是电视里警报着台风临境后的第二天。

气象学意义中的强风等级，直接具象为房顶上急速旋转的风向标，或空中被卷抛撕扯的几只白色塑料袋。

远远的天上低鸣着雷声。

虽说不由地加快了脚步。顶风行走还是感觉有点艰难。

到家附近正要拐进路口，少年却突然停了下来。

目光发现了不远处房顶上一个让人在意的小点。

夏圣轩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努力把视线在风里拉得直一些。等到终于看清后，他的脸部瞬间绷紧，当即拔腿飞奔过去。

困在房顶的小男生虽然死命抓住凸起的屋梁，可还是看得出这一姿势能维持的时间十分短暂。

圣轩攀过围墙跳进这个荒废多年的院子，扯着嗓子冲头上的男孩喊：

“你先别乱动！！”

对方回头看见他，想回答的声音，一张嘴却带出了哭腔：

“啊——”

“先别动，我马上就来！”四下环顾着，圣轩跳上一边的废砖堆。风太大，吹得他站不直。更关键的是，这里距离房顶依然很远。只能放弃。

等绕到屋侧，发现一辆旧的推车把它搬过来时，圣轩感觉来自男孩的气息已经明显急促了许多。他不愿多想，只更加快了速度爬上去，搭住一边的低檐，冲面色发白的小家伙说：“别怕，抓着我。”

高一点的地方，风势更猛。男孩背后是飞走的疾云和铅灰色的天。

绝对有危险。

圣轩又朝上攀了攀，随手取过妨碍的挎包扔下去。搭扣却在这时松开了，里面的纸页顺利散进风里，立刻像几十片白色翅膀，被气流剪送到空中。随后以更优美而迅疾的弧线，一直旋转飞向更高处。变成散落在烈风流云里的小斑点。

没时间回头，圣轩继续注视对方，在漫天的白色纸页前用清晰而沉稳的声音重复着：“过来吧，政颐。”

“……因为把漫画藏在那里？！”

“是啊，放在家会被我妈没收的。”

“但怎么能在这种时候爬到房顶上去呢？！”用起了责备的口吻。

“怕它们被风吹走啊。”回答却很干脆。

“你自己差点被吹走好不好？！”

“哦对啦，他们说圣轩哥被录取了呀？”

“啊？”

“真厉害诶。”

“……别说这些了。”

“是真的啊，听说全校考进那所高中的只有三个人！”

“……你的漫画书，全都回收了？”

“是啊！”拍了拍塞得满满的书包，“里面有十几本《ONE PIECE》！我攒了好久才够钱买的。”

“我就是为了尾田荣一郎那些橡皮人丢了所有的学校资料……”少年有些无力地垮下肩膀。不过，当他侧眼扫过旁边小家伙时，还是自然而然地松了口气：

“别说了，快回家吧……”

“唔！”

【二】

同姓的夏圣轩和夏政颐，中间隔着永远两岁的年龄差距。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政颐总是矮过圣轩十几厘米的身高，以及他们两张气质迥异的面孔。

圣轩的眼睛深邃沉稳，弧度里敛着温和有力的光，而政颐则相反，总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些柔软，不过，对，是不由自主地，因为政颐偏爱扮着成熟模样拽拽地四下看。其他的，圣轩已经进入成长期的少年阶段，身影变得颀长挺拔，政颐则丝毫意识不到“脊椎的重要性”，作业都是歪着脑袋写。圣轩的面部已开始被时光细心雕琢，形成了越发吸引目光的线条，而政颐则更像是漂亮的小孩子，据说街上有很多做妈妈的都爱以摸他额头为乐。

又或者圣轩的发色墨黑，让人几乎怀疑碰一碰会被染上痕迹，而政颐的则明显带有褐黄，阳光下变得愈加醒目。

所以说，无论哪个部分，他们都差异迥然。

可当这一切被放到相差“两岁”和“十多厘米”的位置上，那些毫无共同点的特质却被微妙地连在了一起——

一个像是哥哥。

一个就是弟弟。

【三】

虽然夏圣轩和夏政颐并不是什么兄弟。

甚至他们连半点血缘关系也没有。如果勉强要划出什么类别的话，那么只有“邻居”这个称呼才是最恰当的。或者再深入挖掘一点，两家的长辈是交情甚好的同行。因而，后来那些附加的“哥哥般的圣轩”或“弟弟般的政颐”之类，不过是对他们两岁年龄差的补充而已。当然这个补充是显得过于热情了点。

只因为误解的人太多。

亲眼看见政颐母亲带着孩子搬到这条街上上来的人也许不会迷惑，可他们喜欢说的“这真像是缘分”也有些浪漫得无厘头。而更多的人则在听说圣轩和政颐的名字后直觉地问：“你们是兄弟吧？”有时候甚至连垫尾的问号也不

加，干脆用上肯定句式。

从最初一个个解释，到后来逐渐无视，圣轩也理解他人为何会产生这种偏差认知。更何况，在政颐一家搬来六年后，他们已经变得像一对真正的兄弟。

也就无需再作说明。哥哥就哥哥好了。弟弟，也确实是弟弟。

[四]

因为庆祝圣轩的录取，夏先生晚上做了很多菜。圣轩坐下后，想起什么，问道：“我去喊政颐来么？”

“哦，好啊。他妈妈在的话，一块请过来吧。”

得到了赞同的回答。

结果，政颐妈妈正要出门加班，男孩就更顺利地被接了过来。

夏先生为两个孩子放弃了此时的新闻，特意换到动画频道。圣轩原本对这类兴趣不大，可也逐渐地被政颐带引过去。两人就着屏幕指点起来。圣轩和政颐支持的人物不同，不缺少辩论的话题，可终究因为一个比另一个年长两岁的原因，这类分歧也就在“不同他一般见识”的意念中被圣轩硬性抹杀了。

尽管在心里也会有些痒痒。

不过，“政颐年纪小诶”，该让就让。不是吃亏不吃亏的问题。

席间夏先生自然地问起圣轩新学校的情况。父子俩一言一语地说着。最后那位骄傲的父亲忍不住说出：“我问过你们老师，你的成绩在全市也能进前十！”圣轩心里想着“这很正常吧”，注意到之前一直盯着电视的政颐突然回头看向自己：

“怎么了？”

“嗯——”男孩摇了摇头，却还是跟进一句，“好厉害啊——”

“……”为掩饰脸上一丝不自然，圣轩赶紧塞进两口饭。

旁人的称赞是夏圣轩十六年成长至今一直不曾或缺的东西，到后来他对这类褒扬也早已麻木，可从夏政颐口中说出的类似句子，依旧会让他感觉到某种尴尬，或是紧张。

它们综合起来，就成了压力。

圣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意来自政颐的看法，时日的历练早已将他锻炼成自立的少年。却偏偏地，政颐每次那非常坦白的崇拜眼神，都会让

他感觉到肩背一丝莫名的不适。

明明那只是小孩子的单纯判断。

却变得不那么单纯。

好像是背负了多余的重量，怎么也卸不下来。

哪怕进入高中后毫无疑问地被推选为班委，夏圣轩脑海中居然有些任务完成般的奇异轻松。无法解释。当然，等作为新任班长走上台去发表就职演说，夏圣轩又恢复成一贯冷静智慧的自己。

与他一同当选的副班长，名叫谢哲的男生甚至在之后调侃着：“我不得不说你绝对是个假扮高中生的中年人。”

圣轩回答道：“比起‘中年人’，‘假扮高中生’的‘中年人’才是更具票房吸引力的不是么。”

[五]

这天圣轩放学回家后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工作要忙到很晚，不能回来吃饭。挂了电话正准备下厨的男生像被什么提醒到，走出家门，一直到二十米外另一户住宅前按下了门铃。里面正响成一片的电视游戏声立即戛然而止，片刻后那张充满不安的脸从门后小心地探了出来：

“啊？”看见圣轩后明显松了口气的神情，“我还以为——”

“以为是你妈妈么？”

“嗯……她明明说自己加班的。”

“哦。”就知道是这样，两家家长在同一个岗位工作，倘若圣轩的父亲加班，那政颐的母亲多半也会如此，“那你来我家吃饭吧。”

政颐飞快地点头，又问：“我把游戏机带过来可以么？”

“不行，吃饭就吃饭，游戏机不准带来。”

露出困扰表情的政颐思考了半天，终于决定：“……不带就不带。”

能够将全球销量超过千万的某游戏主机甩在身后的，是夏圣轩堪比半个饭店师傅的烹调手艺。而这个罕见优点的养成有相当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小两岁的夏政颐。当政颐随他母亲搬来没多久，还很年幼的圣轩就在那个临到傍晚却还在路边东挖西挖的新邻居身上感觉到什么。

虽然以典型的孩童思维决定了“不要和野孩子接近”，却架不住父亲和对方家长的熟悉，很快政颐在他妈妈忙碌的时候被接到了圣轩家。

或许在最初时曾经对这一变化感觉过恼怒，有若自己的领域被外来者入侵般的愤恨，可终究这种应当的情绪在随后消失于无形了。

果然还是因为那句“政颐比你小两岁啊，你要有点哥哥的样子”。

开始把自己也很喜欢的芝士蛋糕留出一半多给政颐，同时渐渐放出机器人玩具的“使用权”，甚至于，当几年后夏圣轩的父亲也因为工作提拔原因变得同样异常忙碌时，由圣轩带着政颐解决食物问题的情况变得多了起来。从最初半年都带着这个“弟弟”吃楼下的面馆，到有一次政颐或许是因为食品卫生的问题发了烧后，圣轩不再相信旁人的力量，转而倚靠自己。

两家的长辈并不知道他俩尝试过多少失败品，后知后觉的圣轩父亲偶尔才会发觉冰箱里一下子少了九个鸡蛋，但他所做的也不过是再补仓十个，没有深入探问过。等到某天这位父亲过起生日，突然发现一桌的菜都出自孩子之手时，圣轩已经成为了远远超出他想象的优秀而冷静的少年。

这样的变化不仅限于厨艺或生活里的其他技术，甚至因为自知资质尚浅，一脸小屁孩的青涩无法震慑住某些可能的危险，一直以来，圣轩都以同龄人难以揣摩的演技努力把自己的神情扮演得更成熟一些。以至于最后不知是本性使然还是毒副作用，他真的成了外人眼中不同凡响的少年，存在感日复一日地强烈，拒人百里也成了千里，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

直接的受影响者，就是年幼两岁的夏政颐。

连政颐自己也不曾察觉地，对这个“兄长”的所言所行保持相当的信服。

丝毫没有考虑过——他们明明不是兄弟关系。

[六]

是什么在其中微妙地把他们定义在这个维系里。

[七]

高中开学没多久，除却对名校沉重课业和光环压力的那部分感知外，圣轩还察觉到某类滑稽的气氛。

首次是发生在新的一年级各班班委诞生后召开的会议上，列席者为每班的正副班长。等圣轩和谢哲前后踏入会议室时，不由被那个场景吓了一跳——全年级八个班里，只有圣轩所在的一班，选出的两个班委都是男生。剩下的十四人清一色都是女孩子。

从当时或明或暗不断投射过来的眼神就可以知道，两个男生的组合在这里显得多么突出。

随后的，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和谢哲逐渐变熟络的圣轩总会在两人聊天时感到来自周围奇异的注意。

“……她们在看什么？”终于按捺不住的圣轩把疑惑提了出来。

“嗯——哦……”听明白句意后，谢哲突然笑出声，同时抬起右手勾过圣轩的脖子，用几乎蹭住他耳朵的距离凑近说道，“她们在鉴定……”

“鉴定什么？”发现伴随这个动作，外界视线好似被点着般变得瞬间炙热，圣轩更加迷惑了。

“鉴定我们是不是合适的一对呀！”男生笑着拍过他的肩。

不由分说架开对方的手，圣轩冷冷地皱起眉：“真是失败的玩笑。”

可与他心里的嫌恶不同的是，似乎女生们真的对于班里这样一对班委组合有着享之不尽的视觉索取。哪怕圣轩需要和谢哲一起去学生会报道，走在路上也会感到来自背后的诸多目光。他虽然努力以冷淡的无视予以反驳，但内心还是常常对这一“潮流”感到哭笑不得。更让他恼火的是与自己的态度截然相反，性格顽劣的谢哲将之视为“乐趣”，时不时靠过来故意搅乱旁人视线。

只不过类似的状况等某天政颐来到圣轩所在的高中找他后，又发生了一点变化。

“班长……刚刚来的，是你亲戚吗？”代表班内大部分好奇者的女生终于鼓起勇气站出来。

盯着对方有所期待的脸孔，圣轩思考了一下最合适的答案：“不，只是邻居而已。”

“啊……”

“怎么？”

“呀，没什么……因为看你们很亲密，还以为是你弟弟。”感觉有些失语的女生连忙补上一句，“……是个很漂亮的男生啊。”

“嗯。”

“不是兄弟么？吓我一跳！”谢哲也曾在后来发表过意见。

“干嘛？”

“差点妒恨你家的遗传因子啊，‘腥风血雨两兄弟’之类的。”

“那你算什么？”

“‘遭遗弃的苦命人’啊。”

“好冷……”

五年，不，也许只用两年，政颐就会成长为标准的英俊少年。或许是

许久没见他以学生模样出现——平时总是以“邻居家不成器的小鬼”身份露脸——连圣轩也对他的偶然造访感觉到些微的惊讶。

明显比家里要清爽许多的头发，以及非常合身的学校制服。

说话间五官漂亮的变化。

圣轩突然明白为什么在和政颐说话时，会有那么多人热烈地把他们打量。十六岁和十四岁的两个少年，加在一起后意义会变得非常具蛊惑力。

那么，也许只要两年。

两年后。

有一次，圣轩曾在政颐的家里碰见过他的一堆同学。全是小两岁的男孩女孩，看见他这个陌生人还有点见到长辈般的拘谨感。而当被问到“这是你哥哥吗？”时，政颐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嗯”，让圣轩听着有点惊讶。随后一想，也许在对方的思维里，“哥哥”这类定义，并不一定要靠血缘来维系的，“比自己大两岁”，“就是哥哥喽”，非常直来直去的想法。

但是政颐又把圣轩作为隆重推介的对象，语气里的炫耀成分暴露无遗，好像那些“会打篮球会游泳”、“连年成绩进前三”的事迹都是他自己的一样。

却有小孩子在完成对“这位兄长”的崇敬后，没心没肺地说了一句：“你哥哥要比你强很多啊。”

就这样的一句，却让政颐感受到同意也不是反对也不是的矛盾，直到他想起那个通用的值得原谅的理由来：

“是啊，我要小两岁呢！”

所以理所当然要弱一点啊。也不意味着两年后就不出色吧？

圣轩曾经想象过与自己此刻同龄的政颐。两年后，还很天真幼稚的男生变得渐渐成熟起来，开始散发出更多光彩的样子。但在他眼前出现的不是此刻十六岁的自己，就是此刻十四岁的政颐。中间是空白一片。没有一张连接的过渡画面。

时间在其中傲慢地抹去了所有想象的可能。

[八]

傍晚的时候，政颐妈妈请圣轩过去吃饭。看来像是对自家孩子一直受圣轩照顾的回礼，不过等圣轩踏进对方乱成一团的厨房，却立刻错觉自己

出现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帮助对方“扎螃蟹”。

比起显得手足无措的女子要稍微强些的，是政颐正蹲在地上把逃离的铁钳将军们抓回去。毕竟是男孩子的缘故，胆子要大些。不过当碰到技术要求极高的“捆扎”项目，就只能由圣轩出马了。

挽起袖子，把棉线一头咬在嘴里，圣轩用眼神微笑着表示“我来就好，阿姨不用客气”，利落地伸出手去抓起一只。把它那强劲而不安分的腿肢团拢到一起后，快速将棉线另一头结实地在蟹身上打起十字。

霸道横行的螃蟹一个个在少年面前败下阵来。

又愧疚又感激的政颐妈妈不由地赞赏道：“好利落……诶，圣轩真是无论什么都在行啊。”

还没等圣轩客气，站在一边的政颐突然插嘴：“我也要来！”

“你就别添乱了！”做母亲的阻止着，“去摆碗筷。”

男孩却不乐意，又强调了一次：“让我也来啊！”

“那我帮你抓住它们，你来绕线吧？”圣轩出面建议道。

“好啊好啊。”径直越过母亲的表态，政颐伸手就要探进水池。

其实政颐的心情非常好操控。

螃蟹之类的，不过小事。

人情世故方面向来感觉游刃有余的圣轩总会察觉到男孩的好奇心、自尊心，以及更多天真的贪玩习性。然后选择顺水推舟的方式，尽量不去太过压抑政颐的个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夏圣轩简直是个善良的温和男生。

只是了解这一点的外人却不多。同学眼中，说话往往以“行了”、“静一点”、“不许吵”、“该……了”、“去……吧”为主的他，一度被认定为“命令句式之王”。因而哪怕在学校，虽然和谢哲成为好友后的共同进出会招惹来女生的强烈关注，可当他单独一人时，几乎甚少有人愿意上来主动与他说话，都把这个表情不多的优秀班长放在远远的地方敬畏般张望着。

“你应当感谢我。”

“是么。”

“是我勇敢地站出来和你做朋友，勇敢地投靠了你的阵线诶！”

“你要知道我不收废品好多年。”

“坏人！”受打击的副班长摆出咬手绢的含冤神色，“过分！”

“……别恶心了。”挥手扇去谢哲脸上的夸张表情，圣轩回头看向大房间，“不过，把你妹单独留在外面行么？”

“什么行不行的？她又不是才三四岁。”

“也才十多岁的样子……”

“十一岁。十一岁已经够吵的啦。”

“如果不是今天来你家，还不知道原来你有个妹妹。是觉得害羞才不说吗？”圣轩开着玩笑。

“……什么害羞，这事根本没什么好说的吧。”被点穿心思后神情尴尬的男生像是要以生硬的态度来掩盖什么一般，抬手腕看了看时间，“九点半了还不睡觉，成天对着电视。”

说罢就站起身拉开凳子走出去。

圣轩的目光跟着谢哲，外面的情景也在随后落进眼里。

“不许看了。”

“马上就好，还有十多分钟。”女孩头也不回。

“快睡觉，不然早上又赖床起不来。”做哥哥的说完就跨过去关电视。

“昨天你还让我看完的。”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口吻不自觉地变得有些强硬。

“但是爸爸都说没问题。”女孩想护住开关。

“爸爸又不知道你早上睡得有多死。”伸手把她拉到一边。

原本以为不过是吓唬自己，却没料到哥哥真的关了电视的小女孩有些呆怔地望着熄灭的屏幕，突然涨红了脸。

谢哲看着她：“干什么，去睡觉。”

对方坐着不动，依然无限气愤而委屈地迎回视线。

“听话。”推她的肩，却遭遇了生硬的抵挡被顶回来，男生有点恼火，“谢佑慈，你听见没有？”

“……”依旧撑着。

“行，那你就坐在这儿别动。也别睡了。睡什么睡。”放任妹妹独自坐在空空的客厅，径自折返了回来。

圣轩看着面带愠色的谢哲，挑了挑眉毛，也不说话。

表情不甚自然的男生挑出辩解的口吻说：“真是麻烦的小孩。以前太宠她了。”随即很快地换走话题，“今天把这个体育活动的计划书赶完就行了吧？”

“嗯。”粗略地扫过趋于完整的草案后，圣轩还是忍不住回头望向外面。

知道女孩没有台阶下，会在那里一直坐下去。

从客厅的小盏灯光里能看见地上的小团身影。不知道是不是光线的缘

故，看起来是非常单薄的，一下子让人感觉到“孩子”身份的黑影。

圣轩从桌边站起来。

“你干嘛？”

“没什么。”

走近过去后，转向自己的还是带有清晰哭痕的脸。鼻子和眼睛因为刚刚揉过的缘故，红得厉害。因为之前的情绪激动，脸上某些线条还挤在一起没有舒展开。

无论怎么看，都只是个很沮丧的小孩子而已。

圣轩蹲下身，抄过一边的毯子把女孩裹进去后，伸手将她揽抱起来：“去睡觉好吗？”

低声而温柔地。

近乎无限温柔般地询问着。

[九]

时间倒流。回到六年前这个名叫夏圣轩的少年尚且只能被称为“孩子”的日子。

如同所有这个年纪的小男生一样，哪怕是已经在关系上隐隐约约感觉到“他是哥哥（弟弟）”，但在身体的活跃远远超出头脑可以驾驭范围的时候，圣轩也和政颐发生过争吵。以及打架。次数虽然不多，事件的起因也无非被弄坏了飞机模型的翅膀或不见了零食怀疑是对方偷吃，再加上类似的争执总会在随后的成长里被沉淀为孩童期的可爱表现，所以圣轩和政颐从没有因为那些扭打在地上的过去而变得敌对起来。

男生不太会在乎这些。

打架也只是精力过剩的体现而已。

但只有一次，圣轩记得力量明显不及自己的政颐在那一次，像个被剪断尾巴的小狗一样死死地扑过来卡住他的脸。盲目散乱无差别的攻击和以往无异，但里面包含的情绪却绝对不止“生气打闹”般简单。

险些要让自己透不过气的攻击里，圣轩看见政颐激动异常的眼睛。如果那时圣轩再年长一些，也许会清晰地发现那种“情绪”叫“仇恨”。

起初不过是因为电视剧里一个角色的生死产生了对立，但在圣轩随口提到“那种连自己小孩也不要的人死掉就死掉啦，是他活该嘛”时，政颐却突然拔尖了嗓子大喊着“你乱讲！！”

一个是惊人的愤怒。

一个是对这惊人的愤怒感觉不解从而同样气愤起来。

谁也不肯相让。

那次他们打得非常厉害。

甚至有长达一个多星期，两个小孩不肯再见面。圣轩连出门也要挑准了不会遇见政颐的时机。或者在远远看见对方时连忙滑稽地躲进一边的商铺。

而后来是怎么和好的，反倒在那尖锐的冲突后显得平淡无奇而险些被遗忘了。被父亲领去，勉强强在政颐和他妈妈面前道歉的圣轩，再经过随后一系列小动作般的弥补，终于发生在十岁与八岁的两人中的矛盾，还是简单地变作了回忆。

可当时并没有完全认识错误的圣轩，只不过是“让他”的念头驱使下才有了道歉的决心。心里的某个地方，还在委屈地叫喊着“是他先打过来的！”

也是过了许久才明白。

后来才明白——

因为政颐的父亲就是抛下了家庭不知去向何处的人啊。

可即便这样，政颐还是把那个男人看做不可侵犯的领域。他固执而寂寞地守在对父亲的爱意里，由不得别人染指哪怕一点点地方。

随着成长而日渐对那次的纠纷加深了解的夏圣轩，也在不断地累积自己的愧疚。于是，当他慢慢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少年时，原本充满意气的一部分性格，变成了十分宝贵的温柔。少年的眼睛不仅变得帅气和傲然，它们同时深邃着，储存下了许多厚重的情感。

他会替政颐整理歪衣领。

越来越像个兄长般揉过政颐的额头。

带政颐一起去理发，洗澡。游泳时怕政颐粗心，总是把两人的柜门钥匙都系在自己手腕上。

又或者，像敦促着赖在自己家的政颐那般，即便是命令形态的“回去睡觉吧”，也是用如同宠溺般的心态，温和说出口的。

都快成了性格里定势的习惯。

[十]

身材相对高挑的英俊少年，冲天上招手，平静温和的口气说：“该回来

了。”

云层里的其中一朵，突然跃出，变成漂亮的小孩子，由远及近奔过来。

总是，好像这般的场景。

他们算是关系很好的如同哥哥般的“哥哥”，和如同弟弟般的“弟弟”。

偶尔也会嫌麻烦而把那个前缀的修饰随便就去掉了。

带着弟弟的哥哥，两人穿过绿色的其草海洋。

[十一]

这天中午，圣轩拿着刚买的周刊刚坐下，肩膀上就凑来一个声音。

“这两天我顿顿吃饺子，都快吐了诶。”谢哲便向圣轩建议不如晚上两人找些朋友一起吃个饭。

“怎么会？”

“我爸在医院看护我奶奶，我妈出国办事去了。两人只留了冰箱里一堆饺子。”

“真惨。”

“是啊！像我这样原本特别喜欢饺子的人都给吃恶心了。”说到这里，男生突然露出沉浸在辉煌过去里的怀念表情，“诶，当初我可一口气能吃五十多只饺子啊。”

“谢哲，你见过饺子么？”

“废话！超市里买的速冻啊，一盒也就十八只。现在想想，五十多只诶，啧啧，怎么能这么厉害呀。”

“谢哲，你们那边卖的饺子有馅么？”

不再搭话，直接冲圣轩挥来一拳并在意料中被架开后，男生又露出标志性的坏笑：“你这个人还真是……”

圣轩明白他的意思，没出声，继续翻着手边的杂志，等对方试探性地调侃着：“你可别去担心我妹妹的饮食哦，她被接到外婆家去了。”

“是么。”

“呐呐，”拉过圣轩面前的凳子反转后坐下来，“虽然知道你各方面都很在行，可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的人哦。”

“什么样的人？”

“报纸上登啦，诱骗五岁小女孩的猥琐大叔锒铛入狱的消息。”